

南平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

序

遵堯錄序

宋 羅從彥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一

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五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營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





音下明詔悉刻熙寧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楷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二

不合者作辯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



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  
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燕平  
臣羅從彥序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春秋指歸序

宋羅從彥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貽惠後人使後世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畧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

原本刻云此處有說

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四

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尙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



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倘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

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見稱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闢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



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誅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

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經年盡哀得其書



以歸唯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  
趨郊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攷合於經驗  
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  
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  
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  
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  
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  
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  
學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餍之使自趨之則  
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羅豫章先生遺藁序

宋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格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賫志而沒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

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於朝錄於太史傳誦於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敘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苞兮授我手之鶉兮茫茫九泉憂莫起之後學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爲之書



考文質先生居羅源里晚年乃爲博羅尉初未嘗至羅浮本傳於築室羅浮山下有謁時將溪上之語是羅浮山浮字當爲源字之誤若羅浮去將樂幾二千里未必能常將溪上也



李先生文集序

宋趙師夏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智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

南平縣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十

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



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  
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  
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  
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  
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實者實  
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  
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  
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十一

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  
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爲千  
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悅之意  
哉北海王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篆姑孰取  
之刊之郡齋以昇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贊貳於  
此因得述其所聞於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  
夜之言也幸其僧嘉定甲戌三月望日



九峰胡先生文集後序

明 郭奇逢

余髫鬣時談胡侍御者徧巖谷比移學鐔中則公以言官死職下墓草宿矣朋遊間爲余道其居鄉蒞官及批鱗抗疏時事皆卓然立我不與世相浮沉私心嚮往之求其生平述作而盡讀之以究竟其底裏而不可得間以事抵尤溪謁紫陽祠則先生之詩在焉繼又獲讀所爲豫章祠記及葬祭諸儒告文其矢心前哲也念念乎蹇蹠而從之嗚呼先生之道盡是矣世之唎訾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突梯姑置勿論小拘細謹者可尋常矣季之臨事類首鼠而改錯揭揭然以氣節著者或偶一奮而名無窮是皆其安身立命之地淺焉故耳吾鐔自龜山之南也師友淵源之盛彬彬然海濱鄒魯矣羹糲尙友廼惟先生一人焉見之其青天白日也豈偶然者哉先生之學未竟其志其所得亦未盡行於時且早世未及論著成書所可概見者應世之文耳然流落散帙復已強半先生之子修齡氏庭椿衰輯而梓行之大方



之學固不在文詞之末其所以垂世不朽者亦  
不待此而後傳然兔蹄魚筌論世者賴焉修齡  
蕭然清白之後舍置百務而首先爲此若先生  
可謂有子矣修齡以余相肺腑刻成徵余序此  
非膚末之任也然一念愛慕之私自兒時至今  
有不容默者故僭述之附見姓名於末簡以自  
托於門人之列云



竹溪序

宋狀元 姚勉 瑞州

竹與溪之清相宜也清者好焉延平吳君家於劍溪之上種竹於斯讀書於斯而匾其所曰竹溪俾余書之余與君同好此者也敢附會乎竹溪之說直節摩霄修林擁翠如幽人之正高不可攀如君子之儼溫與厲其風晨月夕憂鏘鏗而箴簫瑟是竹之清也而溪實宜之夫淵洄泓洑縐風而鏡霜可舟可漁鷗宮鷺室澄澈而吾性淪漣而吾文徹石濺磯其佩鏘而雪躍是溪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四

之清也而竹實宜之溪不竹則不幽竹不溪則不曠使人於此灑然冷然空塵慮而沒世味非兼是不能伯長清者也故能兼是好焉想夫夜雨水生新碧淨涓赫日浴波陰風觸冰月搖清影雪壓疎枝燠炎涼寒之遞變而一清不改乎四序伯長於是溪是竹之間探囊而吟撫琴而歌展書而讀舉天下之聲色榮利不可易也雖然伯長之所好寧第清而已哉吾聞葛陂之水竹而龍延平之津劍而龍安知夫竹溪之竹不



侔劍溪之劍哉而伯長魁於閩省則溪上之竹  
爲虬爲螭且將溥是溪之涓滴以霖雨天下矣  
抑有本焉衛風之詩曰瞻彼淇澳棗竹猗猗釋  
之者曰咏淇水而有取乎棗竹以其清節之映  
於水也咏棗竹而取乎淇水以其澤潤之盛於  
竹也故君子有取焉有切磋之道講於學已精  
而益求其精琢磨之功修於身已密而益求其  
密秉而爲瑟僖之恂慄發而爲赫誼之威儀極  
而爲民不能忘盛德至善有本者如是也伯長

之竹於溪不是之取乎是說聞諸紫陽紫陽聞  
諸延平延平伯長之鄉先哲也得於流風餘澤  
者宏矣維劍之溪卽水之淇維溪之竹卽淇之  
棗余欲賦竹溪之說請歌淇澳



琴堂序

宋吳儀

琴之爲器古於堂上之樂也堂上之樂有玉磬有琴有瑟而堂下之樂有柷敔鼗鼓鐘磬笙等簫籥籟管是爲雅樂之器今皆不用於朝廷郡縣庠序鄉射之際故時俗寡得而聞雖若琴笙籟管形制僅存於世而笙籟管又流別於胡部惟琴得用於士君子與夫幽人野客閒居燕處之間蓋古者士無故常自御琴瑟而不專於樂工之事故其專積久而其用特隆矣然時變樂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六

墮殊失其法太古之琴有尺二寸而一絃後世聖人裁爲三尺六寸而虞舜益之以五絃至周文王復增二絃變宮變徵而爲七其巨絃寓名黃鐘而推當於宮次大簇商次姑洗角次蕤賓變徵次林鐘正徵次南呂羽而最後爲應鐘變宮三分其絃之長以備上中下三十六律之聲總而記得一百五十二聲當用其於均操抑按之次而律呂旋相之不同亦皆率是七聲以聲爲法而不可推依於一律以爲聲而不可濫今



之爲琴一切異古長及尋促短隱肘袂而無定  
數驟易三絃使協仲呂而爲商角去其變徵而  
增少宮少商或一操而偏用於衆律或一引而  
涉歷於數徵其度曲之無制聲或不依永律或  
不諧聲徒侈煩音之美聽而已雖然觀其曲無  
奇邪艷麗之詞以蠱惑人之志意聽其聲無喧  
轟啾裂之聲以動盪人之心耳若夫秋庭月白  
夜榻風清授絃促軫緩調靜撫冷然而哀怨蕭  
然而軒昂有如松澗之瀉鳴泉竹窻之風落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

亦足飾寂寞而養高閒清毛骨而爽神思此士  
君子與夫幽人野客所以隆尚而不入於流俗  
之妙也彼以其爲哇淫無法比鄭衛而逐之者  
過也又以其爲真含太古之音而異乎鄭衛之  
濫鼓之可以召和氣而聽可以感純心者亦過  
也始余學今之琴於郡之道流未溫之旣又學  
古之樂於朝陽尉阮進叔乃校知其得失之如  
此而溫之北敞其所棲之前向以爲堂而朝夕  
援琴自娛於其間居一日請序夫琴之理而願



與有聞焉是可與也故為誦所聞而語之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六



羅豫章先生文集序

盱江 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點雍和  
如仲弓宜師友相傳議論相尚巍乎冠冕追祀  
千載也間世之資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  
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執法使正人  
斥逐舉綱殆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  
知隣鬪非吾事句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  
出其位靜交聖賢遠溯伊洛不取於彼而請極  
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九

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滅沒  
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  
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  
美材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  
平教職亟鉉諸梓適予過樸之年切朝聞之念  
辱舉示教讀而忘餐知乞原爲重起也源復語  
予以是書當以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  
諸書院之古猗洞庶托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  
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後學盱江揭祐民謹書



羅豫章先生文集後序

元曹道振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文集其年月可考則係以五年譜久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敘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鋟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概於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年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歲在癸未二月甲子曹道振謹識



延平答問序

明周木

延平答問者子朱子述其師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問以明其傳之有自也先生之學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於伊洛伊洛之學則又得於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葦蕒之人有不可掩者朱子固以豪傑之才聖賢之質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亦既有年年二十四爲簿同安始受學於先生之門服膺先生之訓剖微窮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

深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故嘗曰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又嘗與先生論易聞之悚然曰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先生亦嘗與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今旣見儒者絡脈一味潛心於此端明汪應宸亦云元晦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言每一見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先生之學雖出於羅楊而



自得之妙則青於藍而寒於水。是宜朱子之出其門也。然其學也妙體用而合爲一合顯微而無二實斯文之正脈吾道之的傳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無異趣者而末學晚生未窺戶牖有或以著述少之嗚呼天地之能不可見觀之春夏秋冬可見孔子之能不可見觀之顏曾思孟可見先生之能不可見觀之朱子當見之矣則朱子之所以得爲朱子實賴是編以啟之也。木思覩有年徧求於人而不可得深愧寡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未攷元史從祀之詳成化乙巳乃復上請於朝併乞校頒其書羽翼正學有司置議事不果行既六年乃得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讀之承傳舛訛益增疑懼又三年始求得嘉定間刻本而校正焉。比近本既多後錄而復僭爲補錄以附於後刻之嚴郡傳示將來俾知朱子有得於先生而先生有功於朱子誠如雷霆日月之不可掩矣。洪治乙卯夏四月既望後學琴川周木序



九峰胡先生文集序

明羅鍾

先生諱瓊字國華九峯其號舊有詩文諸作散漫無統子庭椿氏慮其愈久而或失乃揀彙成帙用刊以垂不朽因請序余笑而言曰夫文詞者學之餘也行實心術者學之本也世之人每以擅於文詞爲優遂梓而傳之行實心術之見嘗於人曾不暇顧亦獨何哉若先生則不然葆光儲粹於心學是故蓄深而決流淵泉而時出見於詩風平風雅之韻見於序記渾渾乎訓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誥之體見於歌行說詞鏗鏗乎秦漢之裁製文詞之美無以尙矣雖然此特其學之餘也夷考其初令浙慈清修苦節操逾四知吏稱民安歌誦三善及擢按貴陽懾伏奸宄動聳山嶽政聲四達迄今不衰所謂行實心術更僕未易數也此則予之所知耳若夫朝端建白時事敷陳有關政治得失之大者猶擬於收輯未備或阻於時好弗同亦有不能以二錄此則秘府之藏史職之紀自將傳於無斁余何贅云夫先生蘊之



五德行措之五事業立其本以及其餘故其所  
作雖不求工而自無不工者區區藝焉何足言  
哉余久仰先生之德見其集愛之若琬琰至珍  
且重也猶懼其觀先生之集者不知先生行實  
心術之真譬諸見牡牝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  
者故因其集而遂以先生行實心術並著之於  
篇俾觀先生之集者知所本而感發興起焉



羅豫章先生文集序

明柯潛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行爲事而文章詩賦蓋非其所先者然或因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於心而不能自己者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於己無累於人有規則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模寫景光足以蕩心而逸志者豈可尙哉羅豫章先生師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居鄉授徒循道寂寞晚始得官爲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沒所幸者有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

同郡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德介絕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平生所著詩文又皆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爲世不可無如遵堯錄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講誦而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間有存者亦爲束之高閣而已騷人墨客競以摸寫景光爲事豈復知道理之言爲可



貴哉邵武太守南充馮侯孜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搜訪遺文得之民家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集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板以廣其傳及來茲郡又載以隨唯恐或失之誠以道理之言有補於世者所當貴也貴道理之言則其爲政從可知已潛亦竊慕先生者旣喜斯集之傳俾後生晚學得以因之考見其道有所感然而興又欲後之嗣政於此者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爲心而勿替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

也故潛序之莆田柯潛敬序



重刻豫章先生文集序

明知姜文魁

道學之傳自孔孟而下寥寥千載迨宋天啟奎  
文真儒輩出周程以來楊龜山出於將樂羅豫  
章李延平出於南平朱晦菴亦產自尤溪延平  
一郡而四賢繼生以明道爲已任楊傳於羅羅  
傳於李李傳於朱當時號爲鄒魯之邦而程子  
道南之言蓋亦至誠前知也夫子竊慕羣賢道  
軌幸守是邦適羅先生十一世孫存德告葺舊  
祠以崇祀事復觀龜山延平各有書院惟豫章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

尙爲闕典卜其地得城西舊縣基寬敞可以妥  
神明可以展禮文可以育士類具請其事於當  
道時上命侍御徽之程公鄴之王公按治是邦  
咸敦尙儒賢允其所請遂偕寅察同府武寧萬  
君廷彩通府穎上杜君煥推府順德陳君韶議  
出公帑協措葺舉而落成之適戶部蕭君九成  
以公檄過家詣余告曰書院旣紹前聞矣其遵  
堯錄燹沒已久今不復刊矣則豫章翼道之功  
泯焉予因訪得元進士曹道振編較舊本但字



多空缺未備訛舛未真余爲採集史記參互考訂首之以年譜經解遵堯錄繼之以集程楊語錄及所作序記詩文之類末則附之以志文序記所以稱述先生者總若干萬言釐爲一十七卷載新於梓與四方士共之庶先生之道因是不泯焉於戲此特其概而已乃若嘉言善行散失弗傳豈足以盡其蘊哉然卽是仰窺先生論易簡大有之道議郊社昏娶之禮引證詩章援據書詞春秋有解指歸釋例以至學庸語孟說

南平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

苑老莊各加究極詳論則五經羣書之旨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融會貫通於心矣晦翁嘗云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精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其立言垂訓繼往開來真與龜山而同符清介絕俗闢邪翼正與魯齋而並駕遵堯錄寓經濟才猷之志發精神心術之蘊追比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間有過之者雖然書院之建舊祠之葺文集之刊豈足以酬其功而償其德哉不過恭有司之職罄尊



崇之忱耳若夫表章實蹟建議皇朝並與楊許  
司馬羣儒從祀孔子廟庭上發九原道學之馨  
下慰萬世景仰之念端有望於當道諸君子則  
予豈敢時正德歲次丁丑閏十二月初七日進  
賢後學姜文魁敬書

先生之書元至正間邑人吳紹宗出其藁進士  
曹道振爲之編次而先生五世孫天澤始鈔梓  
毀行世及正統戊辰燬於兵燹再刻於成化壬  
辰三刻於正德丁丑至隆慶之五年歐陽祐序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

蓋四刻矣其板存延平府庫今已無存以故流  
傳甚少先生之裔不無杞宋之感然此書自有  
神物呵護垂諸不泯若夫重刊廣播以壽其傳  
使晚生後學皆獲讀先生書焉則所望於有力  
者爾康熙甲寅五月二十二日田間後學施中  
拜手書後



峽陽塔序

國朝 何昌楙

自古人文莫不鍾山川之靈秀而輿顧其位置之自然者天造地設固有確不可易之勢苟地勢之未盡得宜又端有賴於人事之修爲然後山川改觀生色而人文亦因之以大顯峽陽爲南劍分區北自壽巖一帶蜿蜒而來屏山環繞帶水縈廻其西南諸峯排列拱向東峙岡巒旋繞迴護儼一大都會也生其間者士秀民淳家絃戶誦彬彬乎有都人士風何歷年以來人文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不乏而鵬搏者鍛北海之羽豹隱者迷南山之霧揆厥所由意者地勢之未盡得宜與余承乏茲土公務往來相其大勢以爲東南峰低文筆不顯而招科甲一山正當巽方其頂寬濶急宜於此運造浮圖以擢文筆之秀爰訪諸輿情知紳士咸欲興建因工費浩繁遲之又久余不敢後首捐廉俸爲士庶先蓋以南平六邑首善峽陽乃分蒞之地延平考亭之遺澤存焉都人士初新以發陰陽靈闕之氣行見文章理學繼往



開來仰副

盛朝樸棧菁莪之化皆於今日之建造基之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五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國朝 周亮工

道學之家因象山考亭偶有異同於是主靜實  
修之說互爲輸攻墨守以予觀之皆小儒勦習  
緒論未覩斯道之大原耳嘗稽考亭亦嘗汎濫  
百家自負豪傑每每留心於乾竺流沙諸書及  
受學於李延平先生之門爲學乃始斂就平實  
則知上達之功率皆本之下學者也先生蓋嘗  
師事羅豫章豫章好靜坐先生退而亦靜坐時  
時自稽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久之洞貫融釋事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事條理則先生固嘗根極主靜了徹悟門特不  
欲標樹自異知先生則愈知考亭矣濂洛之學  
至考亭而集其成要之古人先河後海之義則  
先生其積石龍門乎先生生平不務著述卒後  
考亭輯其問答遺言釐爲三卷傳之四百餘年  
歲久弗戒於火其裔孫葆初向僑吳門以叅戎  
入閩修葺祠宇重鐫之以惠後學而以其別集  
二卷附之於後適余行部劍津因得而稽閱之  
其間詮釋典墳探研性命罔不本之君父大倫



以及日用常行當聖遠言湮之日而懸照當空  
秉炬迷途所謂千百世之遠東海北海之遙而  
驗之此心此理無有不同者也昔人以世無二  
程無復知有濂溪然則若無考亭將不知有先  
生矣余於大道指歸未窺涯涘唯是家本豫章  
徙居伊洛比年入閩得瞻先生及考亭里宅不  
勝徘徊慨慕故因葆初命序先生之集而備著  
先儒道術源流初無異同先後之分所以一道  
德而崇實修庶不虛葆初刻斯集之盛心也夫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

但余意有未盡者近代從祀之典寥寥僅止數  
人河東不事著述類先生新建獨鑒良知類鵝  
湖然自先生而推之其間篤行清修羽翼聖宗  
者實有其人廟廊之上詳加考慎進而組豆以  
示崇儒勸學亦新朝一大盛事也讀先生集因  
並及之以志余景仰先生萬一之私耳順治十  
一年甲午仲春古浚周亮工頓首題於賴古堂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國朝 李佐聖

靜坐讀延平先生答問每一二語竟日涵泳不能置至於學者心體力行之則畢世有所不能盡雖以考亭之才之學同安歸後乃悔空言全不濟事而爲學始就平實然則近之著書立言以爲文集者其亦不可以已乎酌其大指於三易春秋深所推勘體驗動靜之間存養功夫既密氣質融化運用神明自然於聖賢道理當下灑落故遇事無可多言作書不能多字而辭氣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二

醇厚瑩徹使人眼不覺沉着其一二警策處亦復發人汗省理會不窮裨益後學良匪淺細嗟夫莫大文章在是先生其何以文集爲哉先生之傳可不傳先生之詩可不作但嘗誦先生所稱渚宮觀梅詩平生涵養俱可想見又何必補巖桂爲冰壺秋月點綴微雲哉余用是俯仰羣賢對揚千聖一月萬川春風滿座無待溯淵於濂洛贅前人爵祇謚傳後也不揣以葆初李君之請而竊附數行焉然已自厭其爲多言矣



珊後學李佐聖題

南平縣誌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三十五



羅豫章先生序

國朝 巡撫 張伯行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於周子盛於二程而大會於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脈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於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於海也斯道之傳蓋非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啟後之任乎先生爲人嚴毅清苦四十一歲始受學於龜山之門計其時亦已晚矣夫學者惟無志於學

南平縣誌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

則已有志於學雖其前之溺於流俗誤於岐趨者一旦親承大儒之訓翻然勃然卽可以得乎吾性之所固有而聖賢之道求諸日用而無乎不在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何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爲一聞至論遂驚汗浹背白悔虛過一生非先生之篤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且旣從龜山受業又暴糧走洛而見伊川旣得伊川指示又歸而卒業於龜山抑何求道之勇也迨後盡得龜山不傳



之秘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危坐以體  
驗天地萬物之理蓋其造道成德有非世人之  
所及知者矣先生之學傳之者李延平也常教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以  
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  
是而出故必操存涵養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  
龜山心法深得伊洛之傳者也延平答朱子學  
問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  
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

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  
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脈淵源的然有自亦如  
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東注也其承先啟後之  
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遵堯錄二程語錄  
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  
之學卽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

